

御人

YU REN

【上】

峨嵋
著

不「拐卖」哪来人才济济、牛马成群，
不「腹黑」怎么包养弱小，蹂躏各路枭雄？
女王之道，御人为上！

起点女生网人气甜文女王

峨嵋 最新力作

2012最值得收藏的精品作品

当霸女霸王遇上腹黑大恶男，

巅峰对决，情爱纠葛，谁是最后赢家？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 WUJUAN'S PUBLISHING COMPANY

御人

YU REN

【上】

峨嵋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© 峨嵋 2012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御人: 峨嵋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12. 7
ISBN 978 - 7 - 5470 - 1854 - 5

I. ①御… II. ①峨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78519 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70mm × 245mm

字数: 500 千字

印 张: 40.5

出版时间: 2012 年 7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张 旭 刘继科

策划编辑: 吕 洋 翡 翠

特约监制: 秋 水

装帧设计: 姚姚设计工作室

ISBN 978 - 7 - 5470 - 1854 - 5

定 价: 49.80 元

联系电话: 024 - 23284090

传 真: 024 - 23284521

E - mail: ypc_tougao@163.com

网 址: www.chinavpc.com

常年法律顾问: 李福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 - 23284090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务部联系。联系电话: 0316 - 3656029



目

录

C O N T E N T S



上

- 【第一章】 本小姐就是王法 · 001
- 【第二章】 美女与很多禽兽 · 029
- 【第三章】 偶像派武林盟主 · 060
- 【第四章】 约会经济适用男 · 092
- 【第五章】 耍流氓报复社会 · 121
- 【第六章】 女霸王闪亮登场 · 151
- 【第七章】 来做我的妃子吧 · 180
- 【第八章】 垃圾也会大爆发 · 212
- 【第九章】 深宫版革命家史 · 241
- 【第十章】 强吻是项技术活 · 271
- 【第十一章】 三合一魔教教主 · 303



下

【第十二章】 始乱终弃的人选 · 333

【第十三章】 三项全能女壮士 · 364

【第十四章】 记得对我主动点 · 393

【第十五章】 纯洁的教主大人 · 426

【第十六章】 被窝里坦白从宽 · 459

【第十七章】 把最珍贵的给你 · 488

【第十八章】 模范妻子很凶猛 · 518

【第十九章】 你不值得我报复 · 550

【第二十章】 花开花落自有时 · 580

【尾 声】 倾我今生 · 612

【番外一】 畏妻如虎 · 624

【番外二】 假想敌们 · 629

【番外三】 骑白马的人贩子 · 635

目
录
S
T
E
N
T
I
O
N



第一章 本小姐就是王法

日过中天，北关城内车水马龙，路上熙熙攘攘的尽是南来北往的客商。忽然，城南方向传来一阵清亮的驼铃声，穿透鼎沸的人声，悠悠扬扬地为喧闹的北关城平添几分旖旎。

城中居民以及经常途经北关城的客商听见驼铃声都是眼前一亮，不自觉地向着驼铃声传来的方向望去。远远的，四匹雪白骆驼、八匹乌黑骏马簇拥着一辆乌木马车正向着城东而去。

车队旁，伶伶仃仃跟了一匹白马。白马上，是一名俊美的青年文士，正是白家的大管事白商陆。

这样的排场不必多说，北关城里的百姓都知道，车中人定是白家小姐白茯苓无疑！

骆驼上坐的四个衣饰鲜丽的俏美丫鬟，分别名为白果、丁香、马莲、马兰。黑马上的骑士则是八个身穿褐衣、腰上别了木棍作家丁打扮的壮汉，他们都姓白，按入门先后以数字为名。

马车很快到达目的地城东铁钉胡同口，马上的白商陆与家丁们齐刷刷跳下马，其中四名家丁上前扶了白骆驼上的丫鬟下来，另外四名家丁则跑到面前那条小胡同用力敲一间破草房的木门。

胡同口附近转眼围了一堆看热闹的人，消息灵通人士猜测道：“哎？这

不是李秀才家吗？莫非白小姐看上了他老婆黄氏？”

车旁，四个丫鬟也各自忙活起来。马莲从骆驼鞍袋中取出一个古怪的木框，一抖撑开了就变成一张椅子，丁香则取出绸伞支开，马兰在马车门下拖出一架小小的木梯，最后一个丫鬟白果拉开车门，伸手去扶车中人下来。

所有人的目光不由自主都集中到了车门处，甚至有人忍不住发出吞口水的声音，整个北关城的人都知道，白小姐可是世间难得一见的绝色美人啊！

一只雪白的小手自乌木车门旁探出，然后是一截翠绿的丝绸衣袖，阳光下，那一只手好像半透明的羊脂白玉一般，细腻得看不见一丝纹路毛孔，柔若无骨地扶在丫鬟粉色的缎子衣袖上，玲珑剔透，说不出的好看。

周围忽然静得落针可闻，人们都不自觉地屏息静待这只手的主人露面。

终于，身段婀娜，一身绿襦绣金丝云白长裙的白茯苓在丫鬟的扶持下，低头踩着车门前的木梯一步步走了下车。她双脚踏到地上，慢慢站直了身子，抬起头来，乌黑如瀑的长发松松绾起，没有钗环首饰，一张清丽绝伦的小脸展露在众人面前。

十五岁不到的白茯苓看上去还有些稚气，眉心一颗殷红的朱砂痣，十足十传说中观音座前的玉女，美得空灵脱俗不似尘世中人。

扶着她的大丫鬟白果利落地把她扶到一旁准备好的椅子上坐下，又取出团扇轻轻摇了起来。

几个丫鬟进退有度，其容貌气质、衣衫用料，就算与京城的大家闺秀相比也不遑多让。

那边，家丁白十三擂门擂了好一阵，木门终于在倒塌前吱嘎一声打开。一个瘦巴巴、衣衫褴褛、脸色蜡黄的书生打开门来，一见门外聚了这么多人，顿时吃了一惊，不待他说话，就被白十三一手揪住领口拖了出来。

那书生抬头正好看见不远处罗伞下天仙一样的白茯苓，顿时两眼发直，有些失神起来。

白商陆走上两步，挡住他的视线。他上下打量了那书生一阵，眼中露出几分鄙夷之色，从怀中取出一份契书道：“你就是李端方？黄氏是你的妻子？”

李秀才嗫嚅道：“是，是……”

白商陆点点头，道：“我家主人想买下你的妻子黄氏为婢，作价十两，这是卖身契书，你这便签了吧。”

李秀才愣了一下，吃出道：“小，小生没说过要卖妻啊。”

白商陆还没开口，旁边白十三已经上前一拳打在他肚子上。李秀才当场被打得如同虾米一般抱着肚子缩成一团瘫在地上，嗷嗷惨叫。

“我家小姐要买，你不卖也得卖！还是你敬酒不喝要喝罚酒？”白十三恶狠狠道。

这边说话间，马莲和马兰就在两名家丁的陪同护送下直入李秀才那间破草房，转眼带出一个怯生生的美貌少妇。

少妇被带到白茯苓面前。白茯苓仔细看了她一眼，虽然衣衫破旧打满补丁，但仍是十分干净整洁，眼神略有些怯惧紧张，不过并不闪躲。

白茯苓越看黄氏越满意，转头对白商陆道：“白平子说的就是她吗？”

白商陆点点头，白茯苓不耐烦地扫了一眼正在地上嗷嗷叫个不休的李秀才，皱眉道：“那快些吧，记得让他把放妻书也一并签了。”

“是！”白商陆答应一声，将那张卖身契交给身边的家丁白十二，。另一头，白十一已经从鞍袋中取出笔墨印台，又翻出一份格式标准的放妻书，跟了上去。

因为白茯苓爱好买人且喜欢收集卖身契，所以这类常用契书都是统一印制由白家随从随身携带以备“不时之需”，只要根据不同对象填写对应姓名、价码等项目，签字确认即可。

李秀才正在地上翻滚，忽然被人拎住领子提了起来，手里被塞进一支笔，只听白十三在他耳边暴喝道：“快签了，误了大爷的事，看我不打死你！”

李秀才哆嗦了一下，咬牙倔犟道：“我不签！”

啪！一记响亮的耳光，扇得李秀才天旋地转，耳边钟鼓齐鸣。

“签不签？！”白十三狞笑着又举起蒲扇一样的手掌，凶神恶煞道。

“我签……我签……”李秀才环顾左右，人人袖手旁观，怕是再不答应，自己真要被他们打死了。

抖着手歪歪扭扭地在卖身契与放妻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，又乖乖按了手印，面前多了一个大银锭，抬头再看自己的妻子，她已经被白茯苓身边两个丫鬟带了出去。

眼看着白茯苓起身打算上车离去，李秀才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劲儿，忽然爬前两步大叫道：“朗朗乾坤，你们强夺民妇，莫非眼里就没有王法吗？”

正说着，路旁走过来两个身穿镇北军军服的兵士。围观人群中极个别义愤填膺的外乡人顿时松了口气，祁国上下谁人不知镇北军的威名？他们军纪严明，骁勇善战，自从驻扎北关城以来，蛮族再不敢前来抢掠滋扰。

在祁国百姓心目中，他们是正义的化身、天兵天将一般的存在！

两个镇北军兵士听见这边的呼喊，噌噌噌走上前来，环顾左右，马上就明白了事情大概。他们却没有秉公执法，拦住当街强买人妻的白茯苓一行，



反而一脚把李秀才踹倒，喝道：“嚷嚷什么？惊吓了白小姐，你十条狗命都不够赔！”

不明就里的外乡人见到这一幕，觉得简直不可思议，这是镇北军！祁国上下眼中英雄无敌、军纪严明的镇北军！怎么会干这种助纣为虐的事情？

白茯苓转身走到李秀才面前，笑咪咪道：“你不知道，在北关城，本小姐就是王法！”

李秀才似乎终于认清了形势，拾起银锭无力地瘫在地上，再不敢多说半个字。

白茯苓让白商陆将放妻书交给黄氏收好，自己施施然带着卖身契上车起程赶往下一个目的地。留下围观群众对着地上歪歪扭扭爬不起来的李秀才指点议论。

此时此刻，铁钉胡同口附近的酒楼上，一身富家少爷打扮的杨珩完完整整看过刚刚那一场热闹，正皱眉打量着逐渐远去的乌木马车，冷笑道：“白家小姐？真是好生威风！”

.....◇.....◇.....◇.....

秀才李端方妻子黄氏，闺名黄芩，是附近归化镇上一名落第文生的独生女儿，嫁给李秀才后不久，父母先后故去。李秀才被同乡地痞流氓诱惑，染上赌瘾，两年前输光了家产带着黄氏躲债逃到北关城。至此，李秀才依旧死性不改，对黄氏动辄打骂，甚至想卖掉黄氏肚里即将出生的骨肉以供其继续赌博。黄氏无法可想，托绣坊的主人找上了白家的管事白平子，求白家人给她们母子一条生路，于是就有了刚才当街“强夺人妻”的一幕。

杨珩听着手下奉命打探回来的消息，慢慢转动着手上的碧玉扳指，对身边幕僚列当道：“看来这位白小姐还真是菩萨心肠。可她当街抢人，为什么这里的镇北军反而对她百般讨好？”

列当早有准备，示意另一探子上前禀报，“市井传言，镇北大将军陆英与白小姐兄妹相称，关系极是亲密。白家是这里最有名的富户，这两年朝廷未能全部发放的镇北军军饷以及一应军需银两，都是由白小姐垫付补齐的，甚至还替军中安置不少伤残兵士以及他们家中的孤儿寡母。她在镇北军中的威望并不比陆英低，据说军中上下对她言听计从，就是陆英也不例外。”

杨珩把玩玉扳指的手微微一顿，眼中闪过一丝冷意与烦躁。

陆英受封为镇北大将军以来，带着手下的镇北军连连大败蛮族，北境已经有近两年平安无事，而京城那些缓过一口气的皇族高官们则开始惦记起诸如“功高震主”“拥兵自重”之类词汇。皇帝考虑再三，决定派人私下里到

北关城来好好查探一番，看着陆英是否已经生出不臣之心，也好早作防范。

各方势力博弈的结果，杨珩这个向来不受重视的六皇子成为了这次行动的密使。

现在，杨珩只关心怎样能够完成这次的任务，而且得到令父皇满意的结果。

一路上，他都在思考这些问题，他设想了几种可能，不过前提是要搞清楚陆英的态度。只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还未接触到陆英，就先在北关城见识到这么个美貌绝伦却嚣张跋扈的女子，她与陆英的关系绝不简单，本身的背景行径更耐人寻味……

挥挥手让几名手下退下，待室中只剩自己与谋士列当二人时，杨珩淡淡道：“这白家听来简直是北关城一霸……”

“其心可诛！”列当慢吞吞吐出暗藏血腥的四个字。

“白家种种行为简直是把边陲重镇视为己有，白小姐行事荒诞，小小年纪就敢当众口出狂言，而镇北军军士与地方百姓听到她的大逆不道之言竟然毫无惊诧之意，可见她日常行事向来如此，而镇北军上下连同此地百姓也早已经只知道有白家而不知有君上。不过……”

列当沉吟一阵，继续道：“如果能够将白家收归己用……”他抬眼望向坐在面前的杨珩。

杨珩明白他的意思，笑了笑，道：“没想到你也开始喜欢开玩笑，你莫非真以为陆英那样身份的人会被一个小女子左右？”

他对白茯苓的印象，实在不怎么好，美则美矣，却是个嚣张野蛮、不知收敛又不守妇道的野丫头。他性子虽然风流，但也不至于看见美人就想收做私宠。

列当只是笑笑，并不多言。一个刁蛮任性的低贱商贾之女与杨珩这个正牌皇子，他也觉得不合适。

白茯苓还不知道在自己的地头上来了强龙一条，她在城里逛了一天，日落时分，照例带着丫鬟家丁前往城中的最大酒楼通云楼。

每次到北关城，他们必然会到通云楼用过餐才回百里山白家庄，算是关照一下自家人的生意。

通云楼的老板黄柏五年前从白家赎身出去，靠着替白家工作赚下的积蓄与白家的“投资”，在北关城开了通云楼。

今日，他早早已经得了信，将三楼雅座整个留了下来，专等白大小姐惠顾。

夏日午后，天气易变，白茯苓上楼坐下没多久，天边便涌出一团团乌云，



眨眼遮天蔽日。随着电光一闪，雷声隆隆，黄豆大的雨点从天上泼洒下来，客商行人纷纷走避，街上鸡飞狗跳乱作一团。

白家人不受天气影响，在楼上吃得高兴，忽然听楼梯方向传来一阵吵嚷争执声，接着便是一阵杂乱的脚步声，从梯口处一拥而上十个家丁模样的灰衣男子，随后几个仆妇丫鬟簇拥着两个年轻貌美的女子走了上来。

两个女子都是一身华衣，满头珠翠，其中一个身穿宝蓝色上襦，绛紫绣牡丹缠枝长裙的作妇人打扮，另一个身穿鹅黄窄袖上襦，湖绿碎花长裙，外罩玉色锦缎半臂的则是少女的装扮。只是不幸赶上这场雨，两人裙脚沾了雨水泥尘，显出了几分狼狈落魄。

早在听到异动之初，白十三他们已经扔下到嘴的肥肉，一跃而起拦在楼道口严阵以待。

对方中一个中年仆妇走上前来，眼珠子扫过满面不善的白十三等人，远远望到了坐在窗边背向她们的白茯苓，又看看她身边已经站起身的四个大丫鬟，马上就猜到眼前一伙人中领头的正是这仍坐在椅子上的女子。

那仆妇几步上前，道：“适逢暴雨，请这位小姐行个方便，让出几个座位，让我家夫人稍作歇息，至于姑娘包下这三楼的费用，我家夫人愿付一半。”

说话尚算客气，但字字句句流露出一股不容商量的意味。三楼地方宽敞，可以摆放七八张十人大圆桌，现在白茯苓他们只用了两张就占住了这一层楼面，这妇人自觉自己提出的要求与条件都很合理。

黄柏在后厨打点白茯苓的饭后甜品，听小二来报，说竟让人硬闯上了三楼闹事，登时急了，三步并作两步赶了过来。

他跑到楼梯上，正好听见这妇人的一番话，心里叫糟，自家小姐的脾性他不敢说很懂，但也知道五六分，这些人贸然闯到三楼去已经犯了小姐的大忌，竟然还态度强硬地说要小姐让出几桌，最最不应该的是说什么摊分费用，他几乎可以预见小姐会怎么修理这些人了……

“客官，这一层已经被包下来，下面一个雅间的客人正准备结账，可否到楼下稍候片刻？小店一定尽快收拾好地方。”黄柏抢在白茯苓回头答话前抢先劝说道。他希望快快把这些人带下去，免得出事——不是怕他家小姐出事，是怕这几个不知什么来路的外乡人出事！

偏偏有人完全不理解他的好心，华衣少妇身边的少女低声撺掇，“表姐，这北关城表姐夫最大，要让也该是他们让，我们息事宁人，日后传出去倒教人小瞧了表姐夫啊。”

这少女见白茯苓一行全不输于她们的排场就生气，看见那几个美貌的丫

鬟就更来气，她也算见过一些世面，对方随从虽多，排场也不小，但显然不是官家做派，既然只是平民，那又有什么可顾忌的？论靠山，她就不信这北关城里还有谁能比她……表姐的更硬！

华衣少妇听了也是心中一动，她们来自京城，往日里京中权贵多如狗，就算她兄长官也不算小了，也得夹着尾巴做人，千辛万苦来到这边陲小镇，莫非还要顾忌这个忍耐那个吗？这么一想，她便没了下楼的心思，就算雅间更方便她们休整，她也非要占了这一层不可！

黄柏看这一行人动都不动，心里又不由得有些着急，正待再劝，忽然听白茯苓道：“老板，这里没你的事，下去！”

一听这话，黄柏知道不能再多说什么。有些同情地看了一眼面前趾高气扬不知死活的一伙人，他摇摇头退了下去，一边吩咐小二，绝对不能再让人上楼去了，上面发生什么也别管。

白茯苓赶走了黄柏，慢慢转过身去，闹事这伙人一见她的容貌，都不由自主倒吸一口气，几乎要怀疑是不是仙子下凡，尤其几个家丁，一脸痴迷当场发起呆来。

白茯苓见惯了这种场面，也不在意，向身边的侍女白果递了个眼色。白果会意，对着那仆妇扬声道：“你们既然知道这一层是我家小姐包下了，就请速速离开，我家小姐用膳时最不耐烦闲杂人等在一旁滋扰。”

这话说得十分不客气，本来被白茯苓容貌震住的仆妇醒过神来，登时脸色一变，冷笑道：“你可知我家夫人是什么人？”

白果在白茯苓手下别的不说，吵架斗嘴那是一把好手，她一听这话就乐了，“你连自家夫人是谁都不知道，要来问我？你回去问明白了再出来说话吧。”其他几个丫鬟嘻嘻笑起来。

那仆妇被气得直颤，她在主人面前大大丢脸，想反唇相讥又怕说多错多。正在她酝酿爆发的时候，另一个仆妇走了上来，拉拉她的衣袖，大声道：“这种乡野小民跟她们废话什么，敬酒不喝喝罚酒！”说罢，一挥手，示意家丁们上前来动手。

白十三他们虽然身材健硕一副不好惹的模样，但在这些出身将门，自认受过专业训练的家丁眼里不过是一群普通莽夫恶奴罢了，他们毫不顾忌拉开架势就扑上去。

可一动上手，他们就发现不对了，面前这些人仿佛眨眼间变了一副模样……出招又快又狠，而且都是直截了当专攻关节要害，全无花巧。

一会儿，对方十个家丁被放倒了五个，剩余三个虽然勉强站着，却也脸



色惨白，一双手臂软垂在身侧，分明是脱白了。还有两个全然无伤，则是因为他们正好负责护住那六个女人，没有冲上前来所以幸免于难。

这些家丁虽然打架不如白十三等厉害，可也算硬气，没有一个人放声惨叫。几个仆妇、丫鬟被这出人意料的场景吓得目瞪口呆。

她们一路行来也遇过一些意外，从来都只见自家的家丁如何威风凛凛将对手打得抱头鼠窜，哪里想到今天竟然会情势逆转。

被护在丫鬟、仆妇之中的华衣少妇脸色苍白但仍力持镇定，旁边那少女已经吓得面无人色，用力捂住嘴巴，几乎要尖叫起来。

白茯苓似笑非笑地扫了她们一眼，道：“想要横行霸道也要看看对手是谁，快走吧！还等我们留饭不成？”

华衣少妇拍了拍身边少女的肩膀，示意她镇定一些，挺直腰身定定看了白茯苓一眼，冷冷道：“未知姑娘贵姓芳名？”

白茯苓却不理她，转过身去对丫鬟们道：“吃饭了！别管那些闲杂人等，菜都凉了，真是扫兴！”

这样明明白白的忽视，犹如一记耳光打在华衣少妇脸上，她一言不发，扶着身边的丫鬟当先下楼而去。那少女回过神来，恶狠狠地对着白茯苓的方向道：“你得罪了我表姐，你会后悔的！你可知我表姐夫是谁？”

这个女子怎么就是学不乖呢？白果挑眉笑道：“你回家问清楚你表姐夫是哪位，再来撒泼不迟。”

这次，连白十三等也憋不住，哄堂大笑起来。

华衣少妇见表妹出丑还连累自己被奚落调笑，心中怨怪她自取其辱，回身一手拉过她就走。被打倒的家丁也互相扶持着一瘸一拐下了楼。

黄柏指挥两个小二把打斗中弄乱的桌椅恢复原状，又为店里的人没能把恶客拦住而向白茯苓再三道歉，然后才退了下去。

丫鬟马莲眨眨眼睛，道：“刚才来的那些人可不像客商模样，那身打扮，看着不简单呢，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夫人小姐。”

白茯苓闲闲地喝了口银耳羹，道：“就我大哥家的。”

“什么？”这次，连一直沉默寡言的丫鬟马兰都惊呼起来，“那，那夫人是，是陆大将军的家人？”

“十之八九是大哥的夫人。”白茯苓依然不动如山，仿佛得罪初次见面的大嫂不过是件普通小事。

马莲奇道：“她们也没有报出名号，带的家丁也不是将军府的，小姐你怎么就这样肯定呢？”

“刚才那夫人和小姐衣料上乘，首饰做工精细款式特别，完全不像普通人家能用的，家丁训练有素，显然是出自大家大户。这北关城与蛮族接壤，虽然近年来战事不多，但毕竟局势不稳，居住在这一带的多是行商，有钱有势的都不愿意长居险地，北关城一带除了我们白家，没有供养得起这样家眷的人，她们家的男主人也定然不是本地人。”白茯苓分析道。几个丫鬟连连点头。

“他们光家丁就有十个，普通人如果只在当地探亲访友，不需要这样的排场，多半是因为长途跋涉所以要带这么多人护送，而且定是刚刚到北关城，还没有找地方住下的。”白茯苓见听众一个个竖起耳朵，说得越发起劲。

“那两个女人花枝招展的，全然不似要赶路的样子，显然是马上要到目的地了，她们很重视即将要见的人，不想失礼人前所以才会这么精心打扮。她们身边没有男性家属，那要见的一定是个对她们很重要、很有吸引力的人，而且是个男人！不过，可惜遇上骤雨，不得不中途停下，等雨停了收拾一番再去见人。”

几个丫鬟想了想刚才那两个女子的打扮，服饰艳丽，确实不是普通走亲访友会有的装扮，顿时对白茯苓的说法又信服几分。

“北关城里，十分有钱有势，本身条件还不错，很有吸引力的，并非长居于此家眷不在身边的，除了我大哥还有谁？”白茯苓最终一锤定音。

丁香带头狗腿地鼓起掌来，大赞道：“小姐果然聪明绝顶，观察入微，明见万里……”

白茯苓笑眯眯地接受完她的赞美，然后道：“最重要的是……”

还有？几个丫鬟的好奇心都被引了出来。

“最重要的是，那位夫人腰上悬着的玉佩，分明与陆将军家传那个是一对，上面明明白白刻了个‘陆’字！这么明白的，细心点的都看得出来。”说话的不是白茯苓，却是她身边的丫鬟白果。

“啊？原来是这样啊！”几个丫鬟对白茯苓的景仰之情全数收了回去。

白茯苓抓起小碟子中的花生米就向白果扔去，笑骂道：“果然不能让你跟在身边太久，都成精了，尽给我拆台！”

几个人笑闹起来，马莲与马兰两姐妹却愁眉苦脸地拉住她们道：“那可如何是好？那位夫人可是小姐的大嫂！小姐你明明知道，怎么，怎么还要这样……还打伤了她们的家丁……小姐，我们快快去给陆大将军的夫人赔个不是，都是一场误会……”

白茯苓听了这话，冷哼一声道：“她自己送上门找打，我不如她的愿那





才真错了！再说，人是白果骂的、白十三他们打的，还是他们先动手的，关我什么事啊？”

背了黑锅的白果全不在意，“这不是不知者无罪吗？而且我早就想好了，她们要说是镇北大将军的家人，我就咬定她们是冒牌货，想要顶着大将军的名号招摇撞骗，打了再说！”

白茯苓马上以全新的眼光打量她，赞道：“高！实在是高！白果啊，你真是越来越聪明能干了！”

“那是小姐教得好！”这次白果谦逊非常，主仆二人相视大笑。另外三个丫鬟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不约而同想起一个四字成语——狼狈为奸！

窗外的雨渐渐小了，天色已暗，从通云楼这里望出去，整座城池的房舍轮廓都朦胧起来。乌云散去，露出一弯新月，银白的月光下，夜风都带了几分凉意。白茯苓心中忽然涌起几分不合时宜的萧瑟，随意喝了口茶，道：“走吧，回家了！”

回去的路上，丁香骑着骆驼挨到白果身边，低声问道：“白果姐姐，小姐好像很讨厌陆夫人，这是为什么啊？”

白果撇撇嘴，道：“那样的女人，谁喜欢得起来才怪呢！”

“听小姐的意思，她不是也才第一次见陆夫人吗？莫非陆夫人从前得罪过她？”丁香觉得了解主人的喜好是一个称职丫鬟的责任与义务，抓住机会就向“前辈”请教。

白果道：“告诉你无妨。你知道陆将军怎么认识小姐的？”

丁香摇摇头，道：“好像听说过是小姐小时候救了陆将军……”

白果抬起头，看着天上的弯月，道：“对，我也是听哥哥说的，小姐从小多病，甚至连话都说不了，好不容易养到三岁，病得越发严重，差点没命，老爷和夫人遍寻名医灵药都没能治好。后来，夫人带她去庙里求菩萨，菩萨显灵，小姐忽然就好了起来，而且竟能开口说话了。夫人十分高兴，带着小姐回家，路上见到一个小男孩衣衫褴褛倒在路边，被几个年长的乞丐狠命踢打，夫人本来不想理，是小姐坚持要救他，说是为自己积德，夫人一听就答应了。”

“那个男孩子就是现在的陆英陆大将军，他家是世袭的军户，父亲重病身亡耗尽家财，母亲带着他到京城投靠父亲生前的好友兼儿女亲家崔家，该死的崔家嫌贫爱富，看他们母子潦倒不堪，就把他们赶了出来。陆老夫人身上余钱已经用光，被迫带着儿子一路乞讨返乡，离开京城没多久两人就意外失散了。一个十三岁的小孩子上街乞讨，差点没命。小姐救了他，又求老爷



教他练武供他读书，过了几年，小孩去从军，可是他的户籍文书在他母亲手上，他只能从小兵做起，也是他有运气有本事，遇得贵人相助，步步高升到了今日的地位。他念着白家的恩惠，主动请纓来镇守北关城，其实也是想就近照顾小姐一家人。”

丁香听了半天，终于忍不住道：“那……那跟小姐不喜欢陆夫人有什么关系？”

白果瞪了她一眼，没好气道：“因为这位所谓陆夫人就是当初与陆大将军定亲的那个崔氏！好像叫崔珍怡……”

“啊？他们不是悔婚了吗？”丁香诧异道。

“哼！那一家子势利鬼，见陆大将军功成名就，不晓得使了什么龌龊手段，厚颜无耻重提当年定下的亲事，硬把女儿塞给陆大将军！陆大将军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竟然就答应了！真是气人！”白果怒气冲冲道。

丁香点点头，愤然道：“难怪小姐讨厌那个女人！早知道刚才我也上去骂她几句！真不要脸！”

白果见她义愤填膺，忽然又不生气了，偷笑道：“所以你说啊，陆大将军怎么会为了这样的女人来责怪我们小姐不尊敬嫂嫂？”

乌木马车上，小小的纱灯随着马车前行微微晃动着，昏黄的光影中，刚才狠狠教训了坏女人的白家大小姐一张小脸上却毫无笑意，随手从怀里摸出一块青翠欲滴的晶莹玉佩把玩着。

灯光下，那块玉佩竟与陆夫人身上所佩戴的那一块十分相像，分明就是一对……

白家一行人回到百里山白家的地界，已是戌时。马车刚驶进百里山，就见大管家白参迎了上来。

白茯苓心中一暖。打开车门，白参走上两步顺势坐到了车门边，乌木马车的行进速度并没有分毫减慢，而白参坐到车门边的姿态也十分自然，分明功力也不浅。

白茯苓挨过去挽着他的手臂埋怨道：“爹娘又在等我？参叔也不替我劝劝他们，我这么大一个人不会走丢的，而且还有那么多人前呼后拥地跟着。”

白参是白家的老人，年纪比白家老爷还大着几岁，一生未娶，无儿无女。看着白茯苓长大，白参心里就把她当是自己的女儿一般，对她的亲近十分受用，笑笑道：“参叔自个儿都要见了你平安回来才睡得着觉，何况是老爷夫人？也幸好你身边带了人，不然今天可就要吃亏了。”

言下之意，今日白茯苓遇上的事情，他已经听到了消息。

两人谈谈笑笑，很快便感觉马车停了下来，白参把白茯苓扶下了车，退开两步陪她走进前面的大厅。

大厅里端坐着一男一女，正是白茯苓的父母——白老爷与夫人。明晃晃的厅堂在这两人的“强大气场”下，竟显出几分诡异恐怖。

见过白氏夫妇的人一般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惊吓，这么丑怪的人竟然天下有双，还结为夫妇，实在是一件令人叹为观止的事情。

白夫人木氏，名佩兰，尖嘴猴腮，额头与颧骨高高突起，眼窝脸颊深深凹陷，身材高大丰满，一眼看去，分明是只穿了衣服的大母猴。

白老爷姓白单名一个丑字，什么叫名副其实，他就是典范！

有道是强中自有强中手，没有最丑只有更丑！在丑的程度上，他就是木氏这座高山外的那座更高的山。他的五官像被人用洗衣板搓过一样，歪歪扭扭就没有一个是形状正常、四平八稳地待在该待的地方的。

很难想象，这两个超级丑八怪“强强联手”竟会生下白茯苓这么个绝色的女儿，这简直就是违反遗传规律的一桩奇事。两只顶级癞蛤蟆竟然生出一只凤凰来，这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啊！

如果不是白氏夫妇对这个唯一的女儿爱若性命，别人一定会认为白茯苓不是他们亲生的，不知道是从哪里偷回来养的。

白茯苓跑进厅内，直接黏到父亲身边，甜甜叫了声阿爹，又蹭到母亲怀里叫了声娘亲，两人绷着的脸顿时柔和了起来。白氏夫妇仔仔细细把女儿打量一番，确定平安无事完好无损，又就温饱健康等问题细细问了一遍，方才放心回房去休息。

白茯苓安抚过过度紧张的父母，长嘘一口气，也转回自己的院子里洗漱安寝不提。

.....◇.....◇.....◇.....

白茯苓是个与众不同的女子，例如她人生最大的爱好，不是买东西，而是买人！

自从她三岁大病痊愈至今，她只集中精力做三件事，第一是赚钱，第二是买人，第三就是享受。而赚钱完全是为享受与买人服务的，所以，当她发现手下的人已经很能赚钱后，就把重点放在了享受与买人上头。

六月十六这日，白茯苓一早吩咐白家的侍卫全体待命，备好车马，带上大笔银子去赶集，赶的不是一般的集，目标乃是北关城西的“人市”。

所谓“人市”，就是买卖人口的地方，北关城中自陆英到任起，就禁绝了买卖祁国百姓的市集，后来随着与周边族群的通商，一些在祁国做惯了生